

武當豪俠傳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潞生

封面设计：李铁石

武当豪侠传

Wu dang Hao Xia zhuan

《芒种》文学社编写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铁路印刷厂制版 哈尔滨铁路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3

字数：270,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

统一书号：

定价：3.70元

ISBN 7-207-00691 8 1 · 131

目 录

- 第一回 当门祸水悍妇虐佳儿 窄路冤家贼秃迷小侠……1
第二回 万念皆空荒山依老衲 千人目睹闹市出奇文……9
第三回 恩赐五龙镯亲王起妒 巧偷双凤杯盗贼销魂……17
第四回 灯昏日暗白绢散芳魂 日暮途穷洁言丧贼胆……26
第五回 牛鬼蛇神娘儿开黑店 热心侠骨豪杰解重围……34
第六回 刀戟森严鏖师临大敌 烟波浩荡和尚显神功……43
第七回 遭雷火剑好花经暴雨 服冰雪丹檀口贴香腮……51
第八回 雨阻阳台良宵惊剧变 云迷巫峡午夜报深仇……59
第九回 狗苟蝇营媒婆翻妙舌 鸱巢鸠占恶霸得娇妻……68
第十回 曾似相识小子复归来 无可奈何翁翁遭毒打……76
第十一回 歼神龙英雄得剑 施妙手侠女偷桃……84
第十二回 为苍生佳人献绝技 胎世羞府尹入勾栏……92
第十三回 灾民泄愤烹龙虾 老叟逞能飞铁弹……98
第十四回 一见多情彩声嘶嘶 两心暗印软语绵绵……105
第十五回 多情偶河岸淡爱果 遗僧鞋宫内露行藏……113
第十六回 逢艳魅引月勾风 困英雄撩云拨雨……120
第十七回 魔窟逃生莲仙庙 悬崖飞剑柳公峰……127
第十八回 散神魂空山闻燕语 惊心魄废屋听鹃啼……133
第十九回 皇宫盗宝骗情郎 罗帐藏兵擒魔女……138
第二十回 安庆府深宵劫要犯 杭州城星夜访奇僧……146
第二十一回 尝汤药老僧有母 起风波高士辞医……152
第二十二回 良医一剂定生死 佛门罗汉劫观音……159

第二十三回	朋友席筵两豪杰	夫妻巧计醉强徒……	163
第二十四回	订婚约良朋为月佬	风云变莽汉斗番僧…	170
第二十五回	疑真假魂销甘露水	即空色春满肉屏风…	177
第二十六回	闯皇宫祸中得福	探贼穴绝处逢生……	185
第二十七回	急匆匆小侠访情人	慢悠悠老夫谈往事…	194
第二十八回	鸳鸯腿险胜银头叟	蟋蟀功吓退铁背狼…	203
第二十九回	失玉镯豪杰读鱼书	寻情人英雄入虎穴…	212
第三十回	范成龙被囚遭暗算	金双燕重义更多情…	221
第三十一回	泄春光醋海起狂澜	分秋色情天呈异彩…	230
第三十二回	云迷田陇无赖丧身	花映门楣亲王得趣…	239
第三十三回	度良宵被拆凤鸾俦	飞横祸惨遭胭脂劫…	248
第三十四回	遇冤家送终主簿	寻好梦吓煞徒儿……	257
第三十五回	拔树撼山敌四虎	掀天揭地败双雄……	267
第三十六回	大侠飘零隐荒庵	哀鹃憔悴啼野冢……	277
第三十七回	咄咄逼人兵部施计	循循诱惑玉人卖情…	285
第三十八回	帐里刀光亲王遭戮	房中血影兵部虚惊…	290
第三十九回	憨小子误试逍遥椅	俏女侠陷身安乐窟…	299
第四十回	武凤雏施威救好友	李红英献媚惑英雄…	308
第四十一回	癖发龙阳铁珠丧命	身离虎口画眉受创…	317
第四十二回	女侠不平除害马	老僧报德救孤雏……	329
第四十三回	豺狼成性父女分张	毒蝎为心弟兄作恶…	339
第四十四回	登徒肉眼不识神僧	恶霸受窘误害胞妹…	351
第四十五回	乔五虎恃强先毙命	蒋三马弃暗决投明…	363
第四十六回	庇恶容奸觉智遭骂	穷词屈理广慧受刑…	375
第四十七回	山中会议巧盗金印	月下订婚生擒玉屏…	389
第四十八回	雾卷云消群奸授首	墨枯笔秃一部告成…	404

第一回

当门祸水悍妇虐佳儿 窄路冤家贼秃迷小侠

维扬朝北靠运河边，有一个村落，叫做范家村。这村共有三十多户，皆靠耕种过活。大户人家十多顷田，小户人家也有三五顷。在周围五十里之内，大约可算最富足的村落了。别的地方，不是地瘠民穷，便是水旱为祸。唯有范家村的田畴，皆在运河的圩旁。遇到水年，他们的田是一面高的，水不能在他们田里停留；遇到旱年，他们随意将圩开一些儿，放水到田里，以够田里受用为止。所以别处闹着水涝旱灾，独有范家村年年大有，岁岁丰收。这村上一色皆是姓范的，有一个族长，名叫范益高。他的田亩最多，班辈又长，所以在村的居民，皆推戴他做一村の董事，无论什么事情，皆由他来料理。这范益高本来是一个急公好义的人物，他见众人这样推戴他，他越发虚怀下士，勉力从公，有时家中要紧的事情放弃不顾，去替公家办事。可是有一个缺憾，你道是什么缺憾呢？原来他的原配李氏，生了一子，到二十七岁上便去世了。他因为内务乏人料理，便又续娶继室侯氏。这侯氏本来是一个屠户家的女儿，在娶她的时候，范益高被媒人瞒着，不知底细。到结婚之后，这才明白。范益高勃然大怒，便将两个媒婆喊来，大骂一顿。那两个媒婆受了侯家的贿赂，虽然被范益高骂得血喷狗头，可是看着金钱的份上，也不去

和他辩驳了。而且这做谎媒本来是法律所不许的，因此她俩只好用好话来招赔范益高。一个说：“买他家猪，不买他家圈，只要小姐贤，管他屠户也好，不屠户也好，再也不会辱没到大官人门第的。”一个说：“这位侯小姐，确可算一株活泼泼的鲜花，又美貌，又庄重，在这周近，再想去寻第二个，恐怕打起高脚灯笼，也不容易寻到咧！”范益高本来是将她俩骂一顿算是出一口恶气，其他也没有什么方法可想了。木已成舟，米已成饭，只好将就一些儿，马马虎虎的罢。

这侯氏虽然是没门第人家的女子，倒也灵活机警哩。她进了范家门之后，内务皆是她一个人料理，不要范益高来烦一些神，便是对待范益高前妻丢下来的儿子成龙，也自十分周到。范益高对于她，先还有一些儿鄙视的心理，后来见她这样的能干，倒重视她了，遇事皆十分温存体贴，比较从前的李氏，还要恩爱三分。谁知这侯氏是一个落水的馒头，不能上盘，受不得宠爱。她见丈夫这样的对自己好，只道丈夫惧怕自己的咧，便执戈跃马，渐渐地将本来的面目流露出来了。家中的僮仆，稍不如意，便恶声恶语，或者是长鞭大杖，打得鬼哭狼嚎。范益高治家，一向是宽厚的，那班仆人见新来的奶奶这样的厉害，不免在背地里便要长道短的了。可是秦桧有三个好友，岳飞有三个仇人，秦桧虽恶，还有臭味相同的家伙和他接近哩。这侯氏虽恶，自然也有不少助纣为虐的人在着哩。他们听得那班仆人在背后念新奶奶的歪嘴经，便加油加酱，对侯氏说了。侯氏自然是要生气的了，便在范益高面前诉说这班仆人的坏处。范益高到了此时，已经有些知道侯氏的脾气了。家里的仆人，日脚最少的，也用了五六年了，他们一向各称职守，没有什么轨外的行动的。如今到

了她的手里，便道出许多的坏处来。她的为人，也就可以从用人方面窥得一二了。开始时，范益高只是耐心说服，用好话来安慰她一回，总算将她的不可遏止的怒气，渐渐抚平息了。谁知不过三天，她又在范益高面前叽咕那班仆人的不是了。范益高便对她说道：“一个主人家，不是好做的呵！待人接物，要宽宏大量，才能上下相安，常言说得好，水宽鱼住。一个主人家好比是水，佣仆们便是鱼。你的度量不大，什么人都不能够使用的了。单讲一个已故的李氏，她在范家门上八年，从来未曾有过一回和使用的人们争上夺下的。”侯氏听得这话，立刻将面孔板下来，撒娇撒痴打滚放赖地哭道：“好！好！好！我连一个仆人都不能管理了，你说李氏好，你仍将李氏的棺材抬家来，叫她给你照料去吧，我也不能为人了！”范益高是一个世面上的人，不肯怎样的和她争吵，只好让她一头，不叫外人笑话。这一头不让，万事全体，这一头让了，倒让出无穷的是非来了。由此向后，没有一天不淘气生恼。侯氏得步进步，渐渐地将原形一齐暴露出来，成日家恶声恶语，稍有一些儿不如意处，便盯着范益高吵，吵得一天星斗黯然无色。范益高又是气又是悔，不上三个月光景，便得了一个重症，点水不能进肚。那些仆人十分惶急，东请医，西买药，可是如石沉大海，一点效验的消息也没有。那个侯氏倒一些儿心事也没有，镇天价吆五喝六地行她新奶奶的排场，更不曾到范益高的病榻边来询问一声冷暖的。范益高在病中，见侯氏这样冷淡自己，越发悔恨不已。有病的人，再加上这些悔恨懊恼的心事，自然要病上加病，渐趋垂危了。于是，范益高一卧不起，竟与人世长辞了。

成龙此刻才十二岁，已稍懂人事。他家本来包着一个教

书先生，这先生姓谷，是天津人氏。他在范家已有八九年了。范益高身后的事宜，一面由族人出来料理，一面由谷先生布署一切。范成龙自从他的父亲去世之后，终日价在孝帐里饮泣吞声，也没有心肠去读书求进了。谷先生虽然时常开导他，无奈他固执不从。侯氏自益高去世之后，大权在握，肆意妄为，一面将那班多年役用老诚持重的仆人，一齐回掉不用，一面将侯家的狐群狗党，一齐拉到范家来听候差遣。谷先生也曾劝过她几次，无奈她一开口，便没有人说话的余地了。她道：“我家的事情，无庸外人来干预。”谷先生见劝说不进，他自己便告退了。侯氏更不挽留。谷先生去后，她见没有什么碍眼的人物在家中，便开始凌虐成龙了。起初不过是打骂而已，后来渐渐地短少成龙的衣食了。成龙虽然伶俐，到了此刻，却也和失巢的小鸟相似了。镇天价地在哭泣悲伤中度着生活。那些家族中人哪知道内中有这一回事呢？成龙年纪倒底幼稚哩。虽然受了侯氏百般虐待，可是并不敢在外边人们的面前露出一个字来。他自己已经这样守口如瓶，家中的人们皆是侯氏的心腹，更不肯轻易在外人面前透露出一些儿消息的了。冬天到了，可怜一个范成龙，连一件棉袄都没有，只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坏夹袍儿，头上戴着一顶飞花漏洞的旧帽儿，下身只穿一条破夹裤，足上穿着一双鲇鱼大开口的坏鞋儿，手里拿着一根小竹杆儿，蹲在五谷场角上，看守着场上日光下的粮食。不多时，那些没处寻食的冻雀儿，一齐聚得来想吃上一饱了。他连忙站起来，挥动那根小竹竿儿，赶去了那些冻雀儿，重行又蹲下身去，面孔背着风，不住的索索乱战。那张小面孔上，由红而白，由白而紫。他只好咬紧牙关，和那西北风对抗着。

这时，他瞥见一个三十上下的和尚，背后挂搭着一面韦陀的神像，一头的乱发。虽然有一个雪亮的铜箍束着，可是经到怒如雷吼的西北风一吹，已经将他那一张栗壳色的面孔，遮起一半来了。他右手腕上悬着一串酒盅口大小的铁佛珠儿，一颗一颗的皆磨得亮可耀眼。左手执着一个木鱼锤儿，在腰间悬的那斗大的木鱼儿上面“独……独……独……”地不断敲着。走到范家的门口，敲了半天，未见有人出来布施。他一转身，一眼望见范成龙坐在五谷场角上，他便慢慢地走了过来，朝范成龙细细地一望，也不打话。范成龙见这和尚到了自己面前，不由抬起头来朝他仔细一望，打了一个寒噤儿，暗道：“世间竟有这怪状奇形的人哩。”原来，那和尚生得磕脑凹眼，浓眉大鼻，阔口黄牙，一双手背上，露出好几溜黑毛。他在范成龙面部上望了一会儿，笑嘻嘻地伸手，将范成龙的肩头一拍，也不说话，转身便走。

说也不信，范成龙身不由己地站起身来，随着那个和尚动身走了。那和尚出了范家村，便到运河东圩上了，范成龙也跟着上了东圩。那和尚泼步飞奔，范成龙也跟着他一步不放地向北奔去。这时候，虽然有一些儿惨白的日光，照耀着大地，可是被一阵阵的西北风和一幕幕的愁云在天空里，将那日光逼得时出时没。天冷极了。路上几乎看不见有几个行人了。那和尚飞奔了一程，大约下去五十多里路程了，他忽然站住，范成龙随后也就赶到了。那和尚捉住他的领头，往起一提，顺手向腰间一挟，又放开大步，向北奔去。过了好久，到了一座古庙的面前了。庙前有两个防圩的官兵，一式地挟着一把皂角式的腰刀，在庙前踱来踱去，口中不住地打着哆嗦。那和尚到了他俩的身边，笑道：“军爷此刻尚在上

差吗？”那两个兵士回头朝他笑道：“吃了朝廷三分饷，身子卖给帝王家。天不论冷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差原旧是要上的。你腰间挟的那小孩子，是哪儿的？”那和尚笑道：“这是收来的一个未剃头的小徒弟，在路上他走不动了，我只好夹着他走到这里。”他说着进了庙。走到南厢的套房里，将范成龙放到一张床上。范成龙只有翻眼的分儿了，始终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儿。

列公，你们知道这和尚的来历么？他便是天台山崆峒派法空大师的二徒弟铁珠和尚。这法空大师有两个徒弟。大徒弟叫铁佛，平日在高邮雌雄塔落脚，有时到各地去游历，没一定的。铁珠和尚，由天台山下来，一脚便到运河边的大王庙里来挂单。这铁珠和尚是一个无所不为的恶僧，他依仗自己有一身出色惊人的“硬分儿”，谁都奈何他不得的。在运河上下的黑道里的朋友，没一个不惧怕他的。有时大伙儿在什么地方干了一笔好生意，不问铁珠知道不知道，都要分给他一份。这铁珠没事的时候，便到各处去以化缘为名，如果看见有什么美貌的小孩儿，他便用迷雀眼的方法，将这小孩带了走了。这迷雀眼是江湖摘心帮里最厉害最狠毒的一着，也是拐带小孩第一神妙的手段。先用点筋的方法点乱了小孩的神经，再用迷药迷了小孩的耳目。受捉弄的，经过他这两种手术之后，不由得便神经错乱，不能开口，跟着他走了。他并不和那个受术的小孩说话。因为一说话，那个小孩听得声音，便复了知觉了。非要将那小孩子一直带到他的密室里，不能使他复了知觉的。这铁珠拐带小孩去卖吗？不是的。原来他拐带小孩，与拐带帮是两样的目的。摘心帮拐带帮等，弄到小孩，皆是要到他处去卖，在下手的时候，更不分男女

大小，皆有被拐带的资格。可是铁珠所要的小孩，却不是这样的了。女的不要，要男的；小的不要，要大的。非要二十岁以下、十二岁以上才有被拐带的资格哩。他将那些大男孩带到庙中来，迫着他做龙阳材料。从他的，可以免掉送命，不从他的，顿时拖到密室里去杀了，扒出心来，给他下酒。这座大王庙，向来是有一队官兵在里面驻扎的。队长曹得标，原是一个酒鬼，只要有了三杯下肚，什么天大的事情，皆不管了。铁珠知道他的脾气，时常办些儿美酒佳肴来请他痛饮一番，曹得标因此和铁珠非常的够交情。大和尚长，大和尚短，叫得连珠炮响似的。这铁珠为什么要来结纳他呢？原来他部下的耳目众多，怕漏出消息来。官码子一方面，他倒没有什么惧怕，只恐他的师父和师兄知道了他的行为，那便不好办咧。

他将范成龙带到套房里，放到床上，用醒兴药往他鼻孔里一抹，不多时他打了两个喷嚏，坐了起来。他四下里一打量，很惊奇地对铁珠说道：“和尚，你将我带到这里做什么呵？”铁珠笑嘻嘻地说道：“好孩子，我看你蹲在那儿，冻得可怜，所以将你领到这里来，叫你享福的。你肯做我的徒弟，我什么事都依你。”范成龙道：“我是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又要做起和尚来呢！不答应，不答应，你快些送我回去！休要惹得我的性子起来，喊人来将你捉去打上一顿呵！”铁珠笑道：“孩子，你还是听我的话好呐。不信我的话，嘿！……”范成龙道：“不听你的话，怎么样？……”铁珠突然将一对大眼一翻，冷冷地说道：“你不听我的话么？来，来，来，我且带你到一个地方去看看，你可要答应我了。”他说着将范成龙的手腕一拉，出了套房，到了外边的明间里。他将范

成龙往腰间一挟，上了神台，揭去了那一轴弥勒佛的悬像，里面便露出一个暗门来了。他进了暗门，便是朝下的梯儿。他登登登跑了下去，原来是一个长方两丈多的地窟，里面靠东壁下放着一张床，西壁下却打着两根枣木桩儿，桩上绑着两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都生得眉清目秀，乍看上去，和两个美貌的女子一样。他俩背后的土壁上，悬着三个大开膛的死孩子，鲜血淋漓，手足皆被剁去了。范成龙见了这样的情景，不由吓得舌头打了结，连一声都喊不出来了。铁珠将他往床上一放，狞笑一声说：“你不答应我，我便叫你象悬在墙上的那几个一般模样儿！”范成龙听说，没口价地哀声说道：“好师父，我依你老人家了，只求你老人家不要杀我罢。”铁珠哈哈地笑道：“好孩子，你不要害怕，只要依从我，我断不怎样你的。”成龙不知道他要来怎样自己，又不敢声张，将一张小面孔，吓得现出一种紫涨的颜色来。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候，猛听得有人在地窟顶上说话道：“你们说他在套房里，怎么不在里面呵？敢是出去了么？……”铁珠听了，只吓得霍地丢了范成龙，一溜烟窜了出去。

第二回

万念皆空荒山依老衲 千人目睹闹市出奇文

看官，这铁珠忽地听得地窟顶上有人说话，便连忙放了范成龙，直窜出去。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地窟上面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兄铁佛和尚。铁珠听得他说话的声音，怎还敢在窟里停留呢？他赶紧窜了出来，一揭佛像，不料铁佛正巧站在明间里。铁佛见他从佛像的悬轴后面钻出来，便对他冷笑一声道：“你近来干的事情很好呵！”铁珠知道不妙，硬着头皮笑道：“我没有干什么轨外的事情呵。”铁佛道：“我也不和你辩白。我且问你，这淮安徐大人家两位小公子，你带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铁珠听得，顿时面孔上露出一惊慌的神气来，说道：“我吗……我……我带他俩来教授武艺的。”铁佛道：“他俩现在什么地方呢？”铁珠指着那轴佛像说道：“他俩在练功室里哩。”铁佛听得，更不说话，飞身进了地窟，见了窟内的情形，勃然大怒，赶紧返身出来，却不见铁珠的踪迹了。铁佛便向那班官兵问道：“铁珠哪里去了？”那些官兵异口同声地回他一个“不知道。”铁佛又到庙外边追寻了一程，仍然未见铁珠的影子。铁佛无奈，只得将范成龙和绑在桩上的没有死的两个孩子，一齐教了出来。在大殿上细细地问了他们端的，这才知道铁珠所干的事实。铁佛便将队长曹得标喊来，将铁珠作恶的事实对他

说明。曹得标吓得将舌头伸出来，半晌缩不回去。没口价请铁佛不要张扬，恐怕自己要受到处分。铁佛在法空那里学武艺的时候，便知铁珠行为不端。一个存心忠实，一个存心险诈。法空不明白他俩的脾气，一味爱护小徒弟铁珠，与铁佛倒反落落的不怎么十分贴近。他俩下山之后，分道扬镳，从来不会晤的。

铁珠在大王庙落脚下来，虽然距离高邮不过三百里，可是如隔千山万水，从来不到雌雄塔来看望铁佛的。铁佛因为他心术不正，却也不要他来见自己。这一次，铁佛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呢？原来，他是到山东蒙山去访太清和尚去。这太清和尚是武当派第九世一个出类拔萃的大侠。他住在蒙山玉鸞峰上的朝云下院里面，平素不轻易和外人接近的，各派里有名的大剑侠到蒙山来拜访他，可未曾接谈过一次，皆以闭门羹饬客。因此，各派中的首领，都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他这样清高孤独，难道人海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接近他吗？有哩。是谁？便是少华山真武洞的麻疯道人。这麻疯道人是峨嵋山七剑侠中的一个首领，他和太清却有很深的友谊哩。除却这位麻疯道人，便是铁佛了。

这铁佛怎么能够和太清接近的呢？原来，也有一个原因。当年，铁佛在法空那里的时候，太清有一次到法空这里来，为着讨论头肋功的事情。见了铁佛，便非常器重他了。后来他知道铁佛下山了，便时常差画眉童子到雌雄塔来，召铁佛到蒙山去。因此，铁佛的武艺，得到太清的指点，越发进步无已了。这一次，铁佛又预备到蒙山来了。他从淮安经过，在一家酒馆里，吃了一顿酒饭，刚刚走出门口，迎面来了四个公差，用铁索儿将他头颈套起，拉了一把，便要动身。铁

佛吃了一惊，忙立定脚跟说道：“四位公爷，好端端地用铁索来套我出家人干什么呵？我出家人一没有犯法，二没有行凶……”那四个公差齐声说道，“不要多说废话，且随我们到府署里面去，自然明白。”铁佛听得，更不多辩，随着他四个进了府署。淮安府徐得禄一拍惊堂木，对铁佛说：“和尚，你是一个出家人，胆敢不守清规，拐带本府的两个儿子，到什么地方去了？赶紧给我从实招来！”铁佛听了，倒弄得丈二的金刚，一时摸不着头脑了。他打了一个稽首说道：“贫僧自入空门，恪守清规，从未敢有什么越轨的行动，府大人指责贫僧拐带人犯，没凭没据，贫僧虽死，亦不能瞑目的。”徐得禄道：“你还要证人么？来人！给我将郭老夫子请来……”一声未了，早有两个差人，很快到后面去，不一会儿领出一个须眉皆白的老学究来，在右边设下一个座位，给他坐下。徐得禄便向他问道：“老夫子，这和尚是不是拐带下官两个小儿的犯人？”那个老学究，将一付老光的眼镜撑了起来，向铁佛上下细细地打量后，便道：“论起这和尚的衣服来，却和那和尚仿佛，可那个和尚，额下是没有虬髯的，手里还有一串酒杯口大小的佛珠儿，这和尚没有。我说，拐带二位公子的，不是这个和尚呵！”徐得禄听得，连忙亲自下位来，解去铁佛身上的铁索儿，说道：“这一遭倒误会冒犯了大和尚了。”铁佛连忙道：“不要紧，不要紧。我方才听得老先生的话，很有一些奇怪。一个和尚，为什么要拐带人家的小孩呢？他在什么时候拐带去的呢？”郭老先生说道：“前天，我和府大人的两个小公子，一同到城西的泳兴池里去沐浴，回来在十字巷口，碰到那个和尚，他伸手在两个小公子的肩上一拍，他回身便走，两个小公子便随着他一同走了。那时

候，我虽然在后边狂喊他俩，无奈他俩好象没有听见一样。”铁佛听到这里，心中明白，便说道：“这和尚既然敢干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来，败坏我们佛门的戒律，贫僧破些儿功夫将他捉来，给府大人惩办便了。”他说罢，辞别出来，暗自躊躇：“照他们的话因细细地想来，一定是铁珠干的了。我且到大王庙去访探一下子看。”

以上一段，便是铁佛到大王庙的经过。他在大王庙救出徐家两个公子以及范成龙，他先将二徐送到淮安府去，徐得禄十分感谢。他又询问范成龙一回家事，知道范成龙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苦小子。他不忍心再将他送回去受折磨，心中早有安排成龙的计划了。他便将成龙带到蒙山去拜见太清，求太清发一发慈悲，将他收下。太清见范成龙生得那样的清秀，倒也很愿意收了他，做一个弟子。当下铁佛便命范成龙给太清见了一个师徒的大礼。太清的徒弟，原有六个，范成龙却是第七了。如今在太清身边的，只有一个画眉童子和范成龙了。铁佛命成龙在太清的座下行了大礼之后，又将画眉童子喊了出来，和成龙见礼。那画眉童子生得比范成龙还要俊俏三分，最令人可爱的，便是那两弯柳叶似的眉毛，覆盖着一双俏眼，两颊娇嫩得不让雨后桃花，前鬓齐眉，后发披肩，穿一件藕白的小袄，站在成龙的身边，和成龙的身材相仿。铁佛笑着对画眉童子说道：“这个新来的弟弟，要你领导他哩，他有了不好的去处，你尽可拿出做师兄的身份来责罚他罢。”那个画眉童子脸儿一红，扭过头去，吃吃地笑着，也不答话。铁佛又问他说：“弟弟，你今年几岁了？”他低下头去，再也不肯答铁佛的话。太清笑道：“这孩子不成大器，见了生人，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出来的。他今年十二岁了。”

铁佛笑道：“那和范弟弟是同庚的了。”太清点头微笑。铁佛在蒙山盘桓了几天，便辞了太清，回到雌雄塔去着意访铁珠的下落了。

再说范成龙在朝云下院里住着，一天到晚，没有事情可做，画眉童子见了，兀自木生生地不肯和他接近。直过了两个多月，他俩才渐渐地厮熟起来。范成龙是个热性的小孩，自从和画眉认识了，一时都不能离开他。无论什么事情，皆要询问画眉。画眉的性质却和他是两途的了。没有事的时候，不肯和他多讲话。有一天，画眉童子在后面院子里练着太极拳，范成龙在太清静室里给太清扫地。太清对他说道：“你的师兄在后面练太极拳呢，你快去叫他教你。”范成龙忙将地上扫得清静，倒剪着双手，向后边而来。到了后院的门口，一阵风来，几乎将他撞倒。他怔了一怔，正待举步进去。说也不信，明明的没有任何阻碍，他走进一步，便要倒退了两步，再也莫想踏进院门一步。他好生奇怪，只得站在院子外边，遥见画眉童子，穿了一身黑色的拳衣，在那里展着家数，一路一路地打着。一直等住了手，他这才走进了院，对他笑道：“怎么啦？你在打拳的时候，我怎么跑不进院子来，这是什么缘故呵？”画眉童子微笑着说：“你哪里知道呵，我打起太极拳来，不要说你了，便是有功夫的人，也还走不进门哩。”范成龙道：“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你在那里打拳，我也不靠你的身边，更没有什么东西来阻碍，怎么不能进门的呢？”他嘻嘻地笑道：“一个人打拳，没有拳风吗？我的太极拳打起来，拳风不过在院里一些地方，我们师父如果练起太极拳来，三里之内，没有人可以走进一步哩。”范成龙听得不由地将舌头伸了一伸说道：“我的妈呀！这样功夫，